

## 第五章

# 乌龙密网

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莫妮卡带来一个坏消息：“吉安娜没有把你当朋友，她一直把你当普通同学。”

“你，你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怎么会知道的？”萨波丽娜看着对方振振有词的模样，绝不像是凭空捏造，让她那颗本就动摇的心摇晃得更加厉害了。

“当然是她本人和我讲的。”说着，便将过程事无巨细地娓娓道来，说完还不忘打趣道：“不过，说实在的，你也不太在意她的吧？有时候我都觉得，你是为了讨好我，为了和我有个话题，才说喜



欢她的。毕竟我挺欣赏她的。”

“啊？”她怔怔地听着，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脑袋嗡地宕机了。

“那你的目的已经达到啦。我会陪着你的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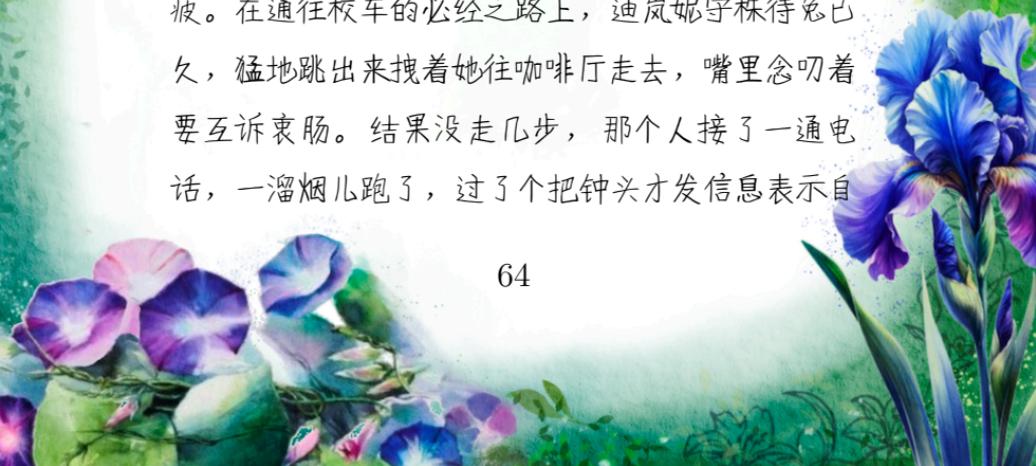
“你打住！我才没兴趣骗你！”她完全没有说笑的兴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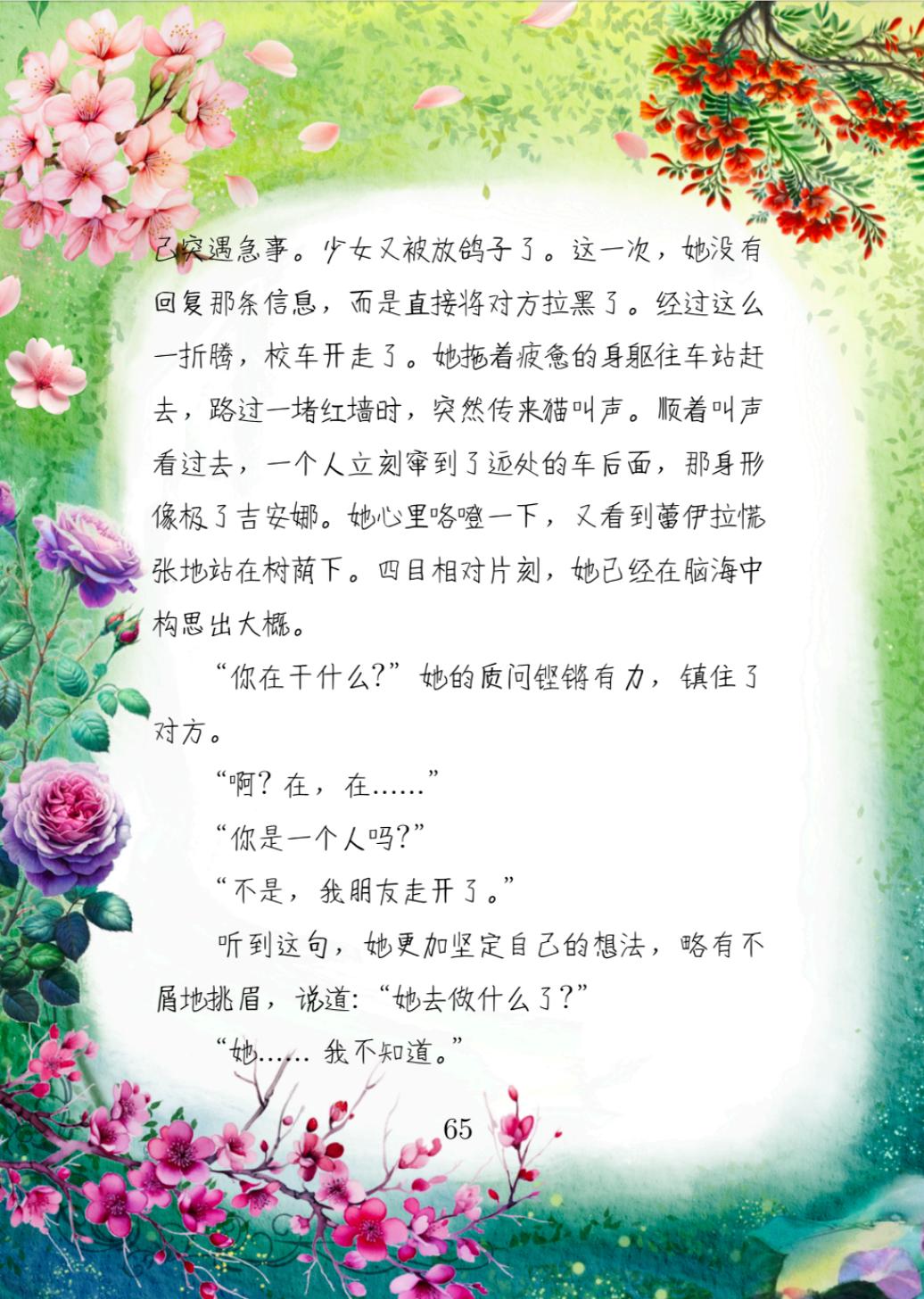
“好吧。”对方有些于心不忍，转而说道：“待会儿上课，你要和我当同桌吗？”

“可以啊。”

“除了我，也没人愿意坐你旁边了。”

短短几分钟，让她们的关系更进一步。后面连续两节主课，熬到放学的时候，萨波丽娜身心俱疲。在通往校车的必经之路上，迪岚妮守株待兔已久，猛地跳出来拽着她往咖啡厅走去，嘴里念叨着要互诉衷肠。结果没走几步，那个人接了一通电话，一溜烟儿跑了，过了个把钟头才发信息表示自





已空遇急事。少女又被放鸽子了。这一次，她没有回复那条信息，而是直接将对方拉黑了。经过这么一折腾，校车开走了。她拖着疲惫的身躯往车站赶去，路过一堵红墙时，突然传来猫叫声。顺着叫声看过去，一个人立刻窜到了远处的车后面，那身形像极了吉安娜。她心里咯噔一下，又看到蕾伊拉慌张地站在树荫下。四目相对片刻，她已经在脑海中构思出大概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她的质问铿锵有力，镇住了对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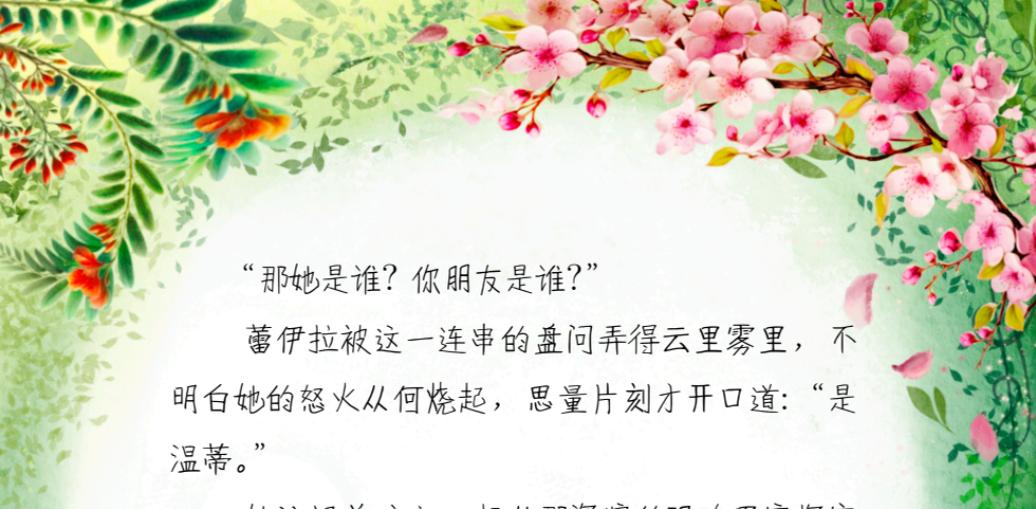
“啊？在，在……”

“你是一个人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朋友走开了。”

听到这句，她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，略有不屑地挑眉，说道：“她去做什么了？”

“她……我不知道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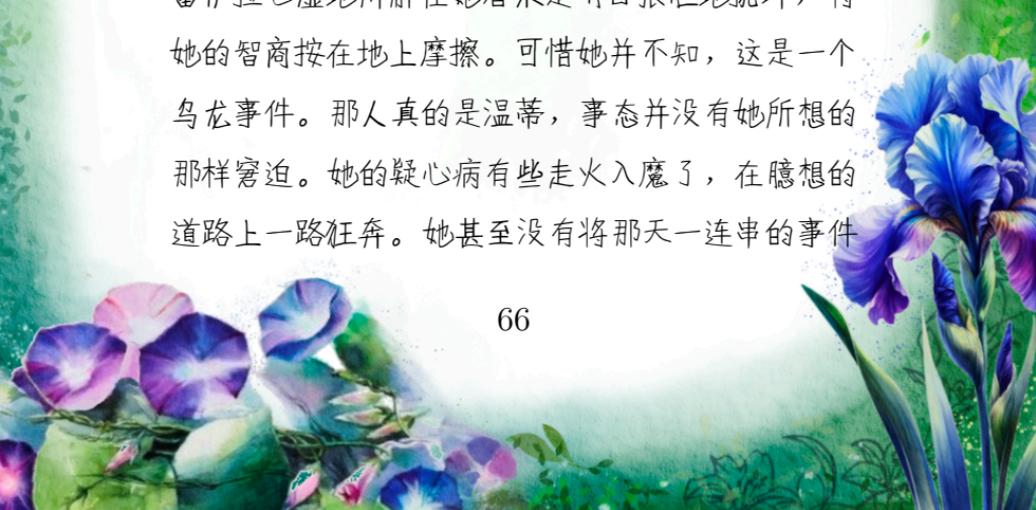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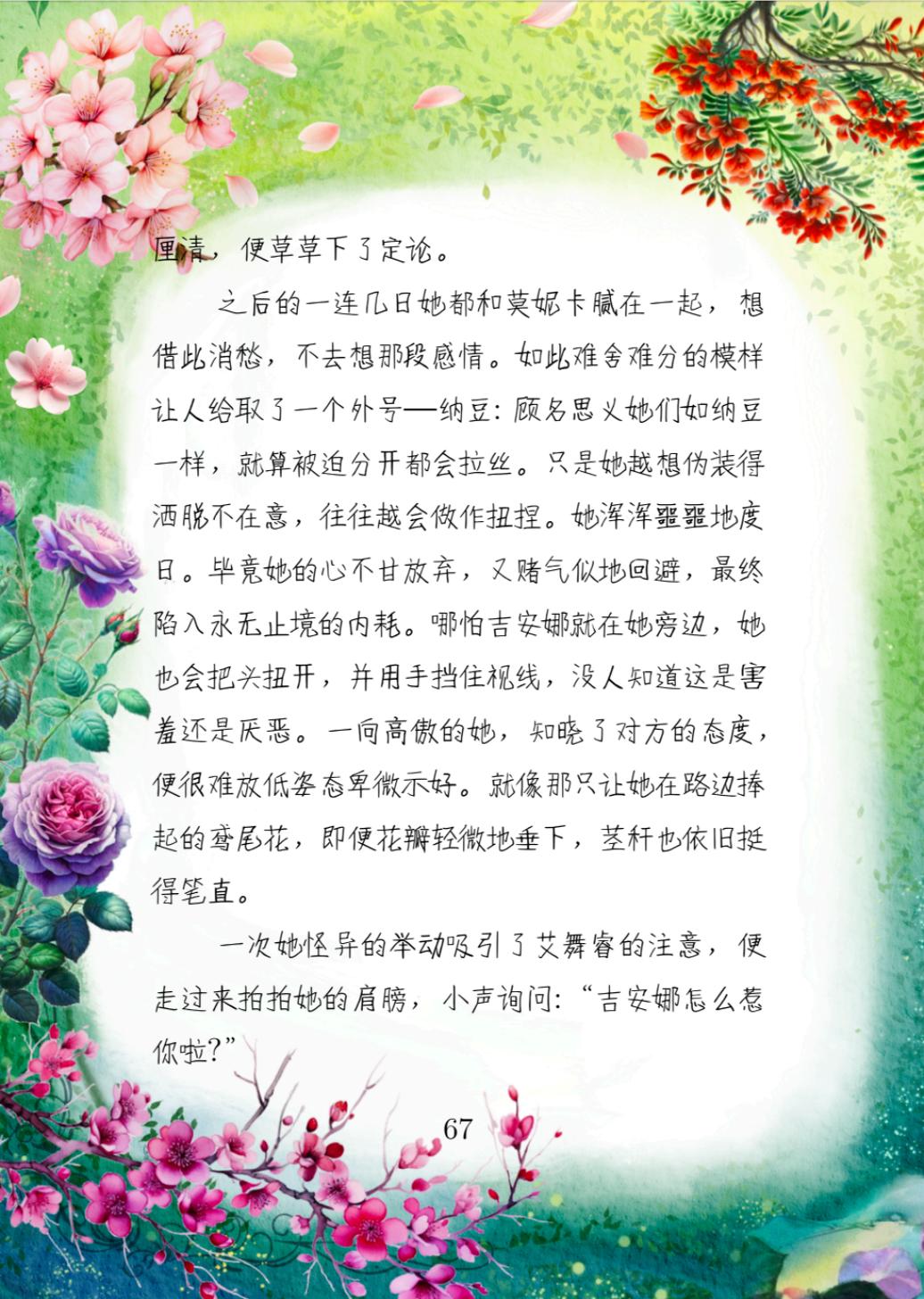
“那她是谁？你朋友是谁？”

蕾伊拉被这一连串的盘问弄得云里雾里，不明白她的怒火从何烧起，思量片刻才开口道：“是温蒂。”

她注视着对方，想从那深邃的眼眸里窥探实情，随后“哼”地冷笑一声，甩下一句意味深长的“是嘛？”便拂袖而去。

那是一个星期二，亲眼目睹吉安娜落荒而逃的一幕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无论是她的自尊心还是道德感都命令她逃离。她百思不得其解，不知道自己哪里行差踏错，一步步走到如此境地。彼时蕾伊拉心虚地辩解在她看来是明目张胆地挑衅，将她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。可惜她并不知，这是一个乌龙事件。那人真的是温蒂，事态并没有她所想的那样窘迫。她的疑心病有些走火入魔了，在臆想的道路上一路狂奔。她甚至没有将那天一连串的事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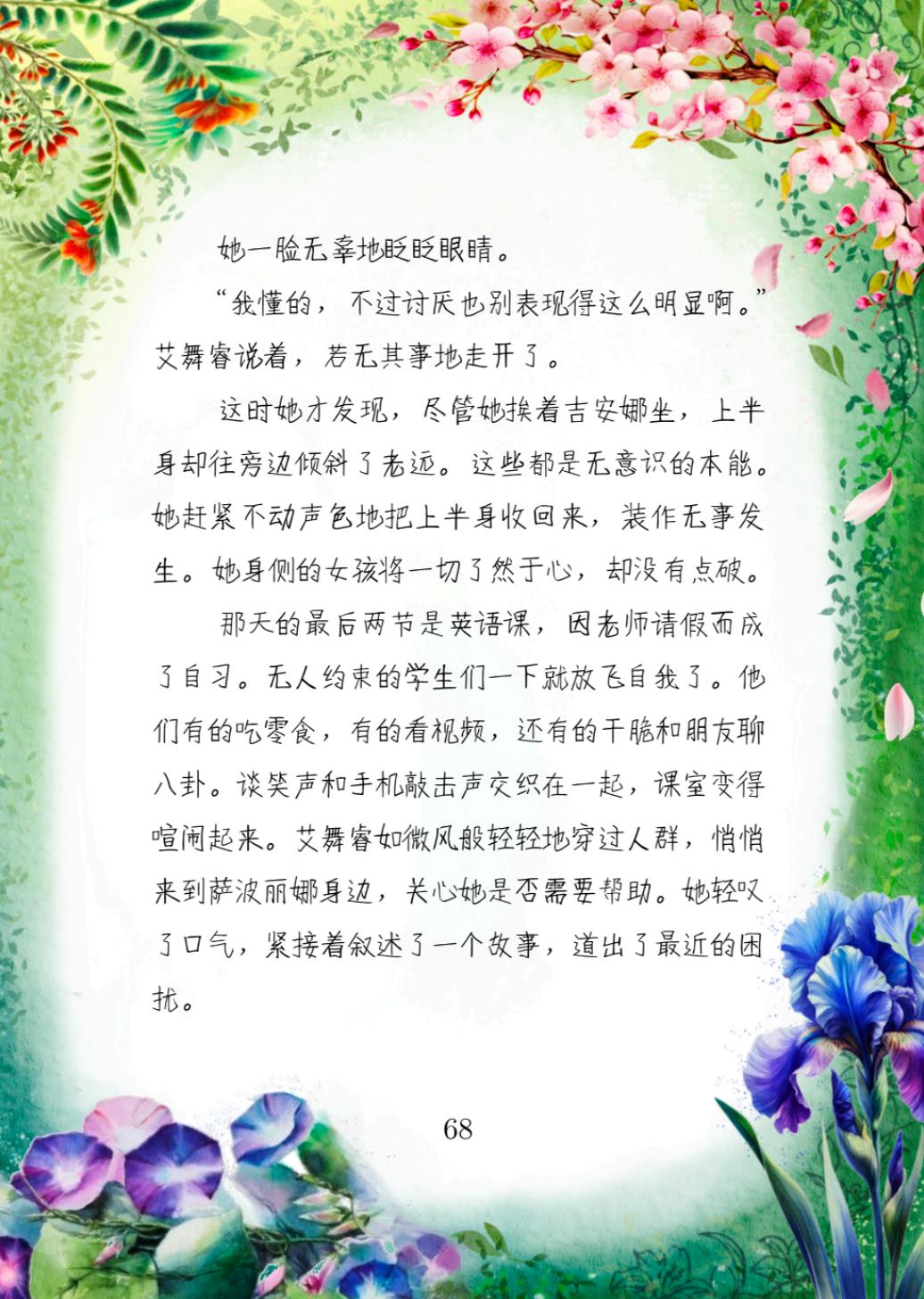




厘清，便草草下了定论。

之后的一连几日她都和莫妮卡腻在一起，想借此消愁，不去想那段感情。如此难舍难分的模样让人给取了一个外号——纳豆：顾名思义她们如纳豆一样，就算被迫分开都会拉丝。只是她越想伪装得洒脱不在意，往往越会做作扭捏。她浑浑噩噩地度日。毕竟她的心不甘放弃，又赌气似地回避，最终陷入永无止境的内耗。哪怕吉安娜就在她旁边，她也会把头扭开，并用手挡住视线，没人知道这是害羞还是厌恶。一向高傲的她，知晓了对方的态度，便很难放低姿态卑微示好。就像那只让她在路边捧起的鸢尾花，即便花瓣轻微地垂下，茎秆也依旧挺得笔直。

一次她怪异的举动吸引了艾舞睿的注意，便走过来拍拍她的肩膀，小声询问：“吉安娜怎么惹你啦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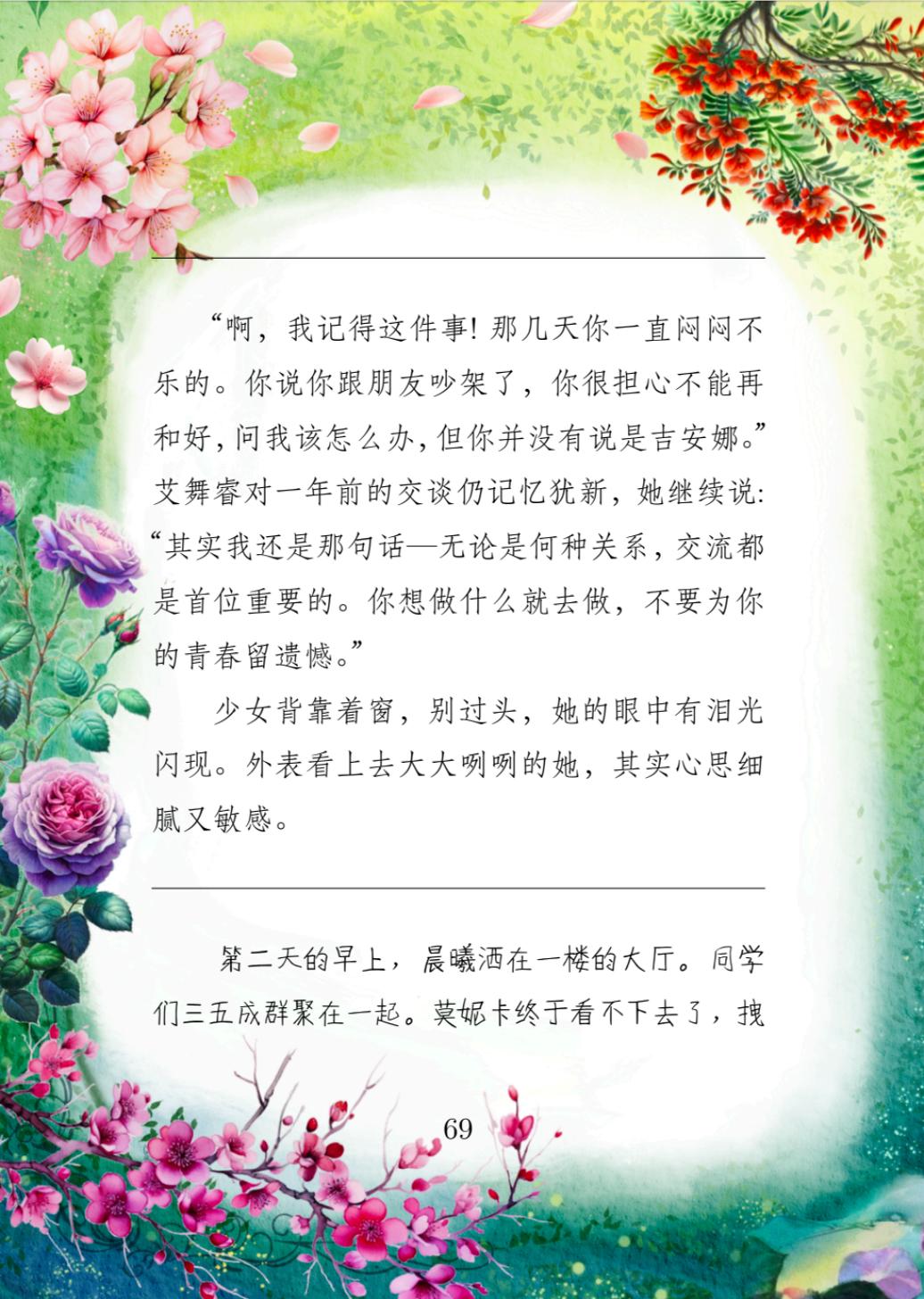


她一脸无辜地眨眨眼睛。

“我懂的，不过讨厌也别表现得这么明显啊。”艾舞睿说着，若无其事地走开了。

这时她才发现，尽管她挨着吉安娜坐，上半身却往旁边倾斜了老远。这些都是无意识的本能。她赶紧不动声色地把上半身收回来，装作无事发生。她身侧的女孩将一切了然于心，却没有点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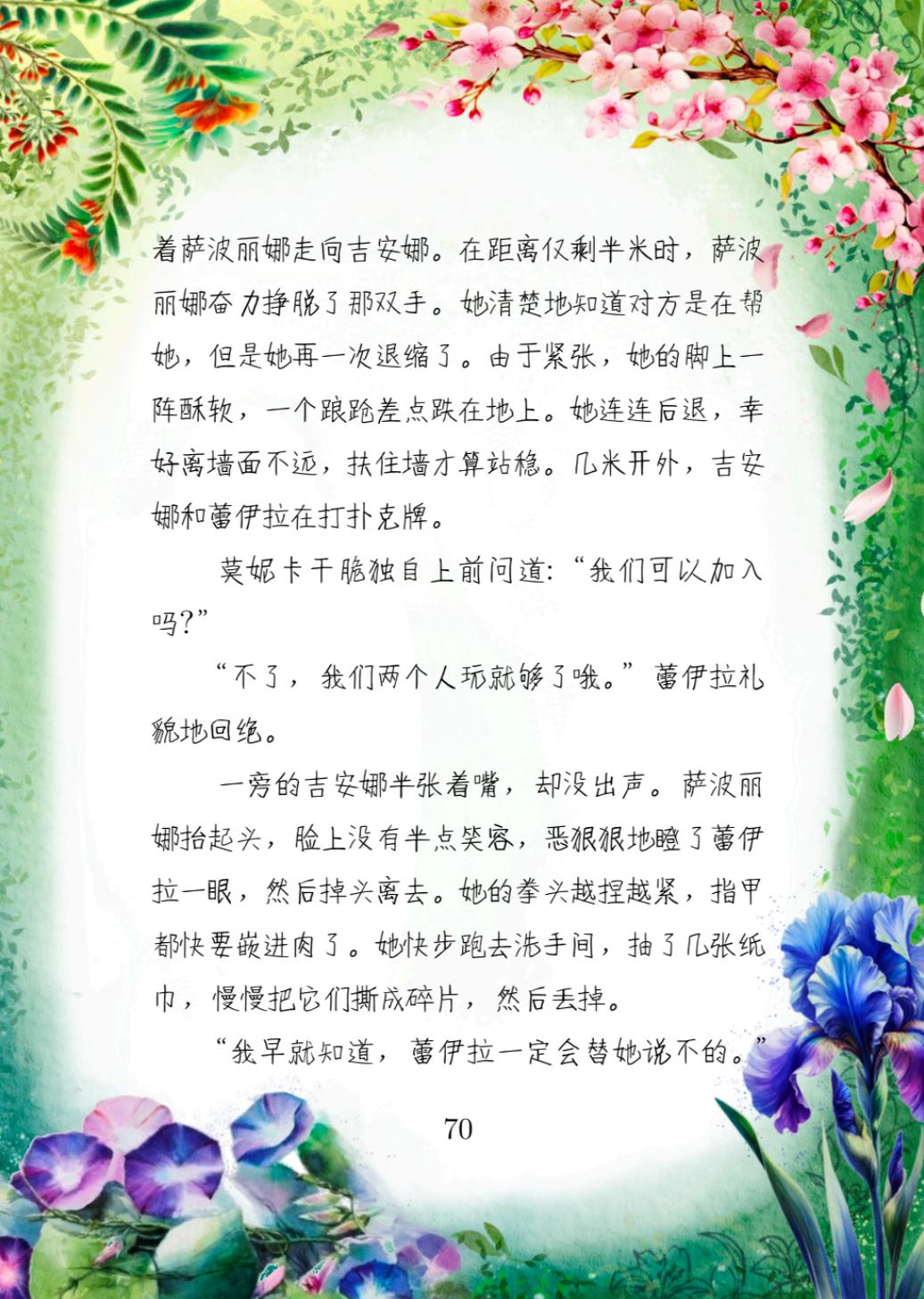
那天的最后两节是英语课，因老师请假而成了自习。无人约束的学生们一下就放飞自我了。他们有的吃零食，有的看视频，还有的干脆和朋友聊八卦。谈笑声和手机敲击声交织在一起，课室变得喧闹起来。艾舞睿如微风般轻轻地穿过人群，悄悄来到萨波丽娜身边，关心她是否需要帮助。她轻叹了口气，紧接着叙述了一个故事，道出了最近的困扰。



“啊，我记得这件事！那几天你一直闷闷不乐的。你说你跟朋友吵架了，你很担心不能再和好，问我该怎么办，但你并没有说是吉安娜。”艾舞睿对一年前的交谈仍记忆犹新，她继续说：“其实我还是那句话——无论是何种关系，交流都是首位重要的。你想做什么就去做，不要为你的青春留遗憾。”

少女背靠着窗，别过头，她的眼中有泪光闪现。外表看上去大大咧咧的她，其实心思细腻又敏感。

第二天的早上，晨曦洒在一楼的大厅。同学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。莫妮卡终于看不下去了，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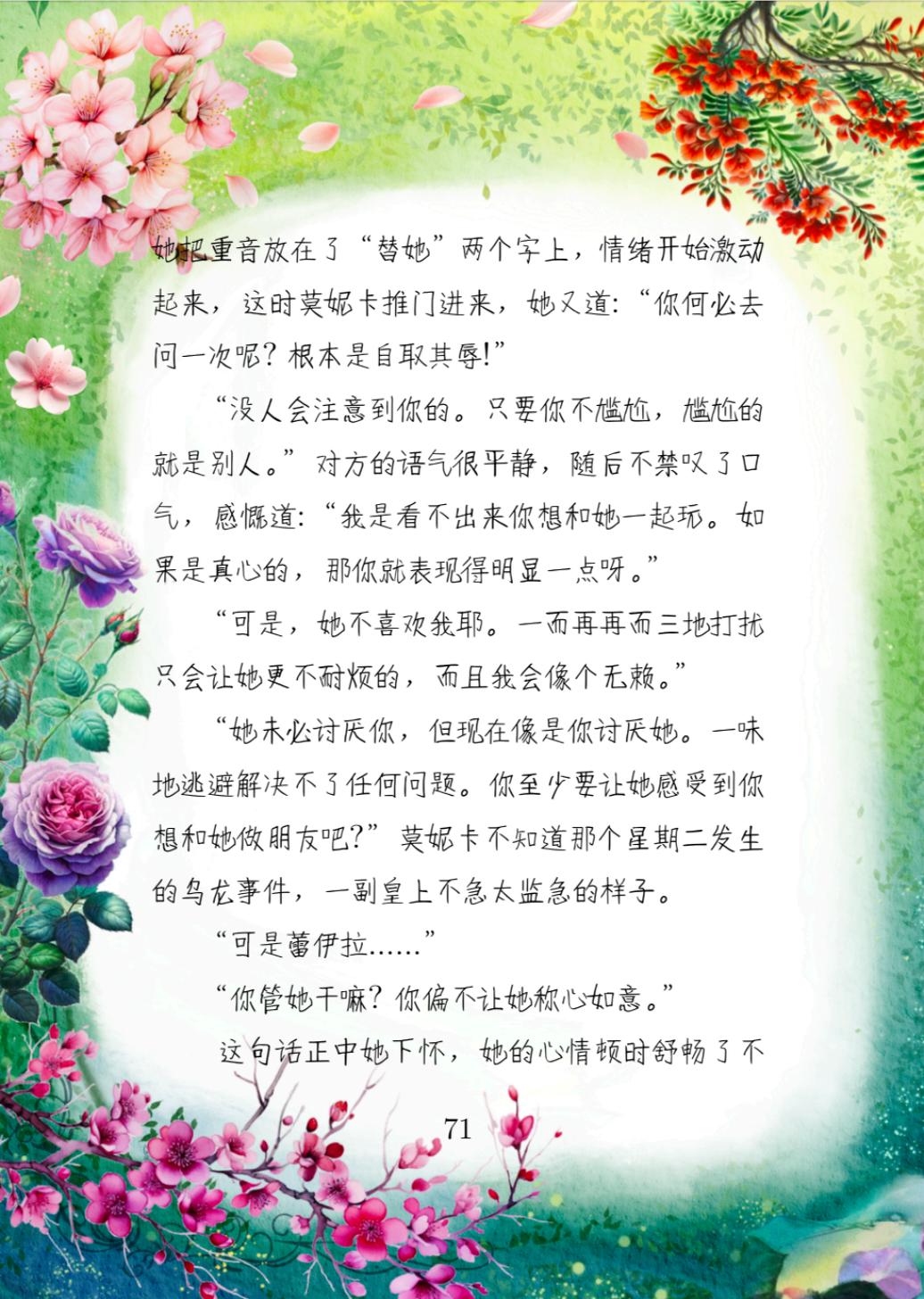
着萨波丽娜走向吉安娜。在距离仅剩半米时，萨波丽娜奋力挣脱了那双手。她清楚地知道对方是在帮她，但是她再一次退缩了。由于紧张，她的脚上一阵酥软，一个踉跄差点跌在地上。她连连后退，幸好离墙面不远，扶住墙才算站稳。几米开外，吉安娜和蕾伊拉在打扑克牌。

莫妮卡干脆独自上前问道：“我们可以加入吗？”

“不了，我们两个人玩就够了哦。”蕾伊拉礼貌地回绝。

一旁的吉安娜半张着嘴，却没出声。萨波丽娜抬起头，脸上没有半点笑容，恶狠狠地瞪了蕾伊拉一眼，然后掉头离去。她的拳头越捏越紧，指甲都快要嵌进肉了。她快步跑去洗手间，抽了几张纸巾，慢慢把它们撕成碎片，然后丢掉。

“我早就知道，蕾伊拉一定会替她说不的。”



她把重音放在了“替她”两个字上，情绪开始激动起来，这时莫妮卡推门进来，她又道：“你何必去问一次呢？根本是自取其辱！”

“没人会注意到你的。只要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”对方的语气很平静，随后不禁叹了口气，感慨道：“我是看不出来你想和她一起玩。如果是真心的，那你就表现得明显一点呀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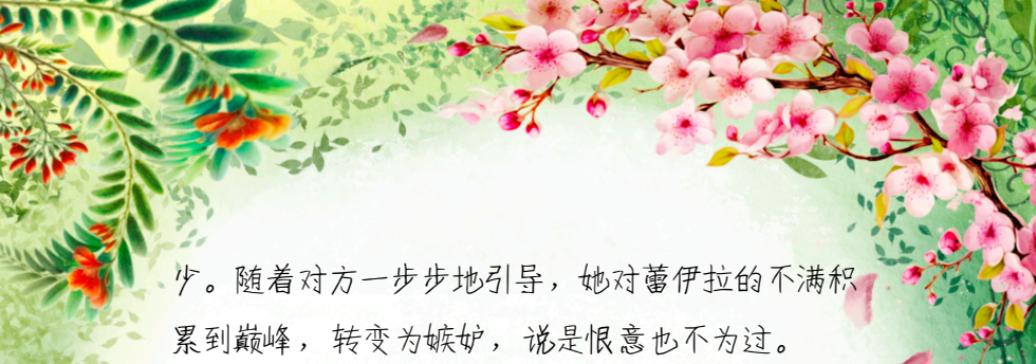
“可是，她不喜欢我耶。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扰只会让她更不耐烦的，而且我会像个无赖。”

“她未必讨厌你，但现在像是你讨厌她。一味地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你至少要让她感受到你想和她做朋友吧？”莫妮卡不知道那个星期二发生的乌龙事件，一副皇上不急太监急的样子。

“可是蕾伊拉……”

“你管她干嘛？你偏不让她称心如意。”

这句话正中她下怀，她的心情顿时舒畅了不



少。随着对方一步步地引导，她对蕾伊拉的不满积累到巅峰，转变为嫉妒，说是恨意也不为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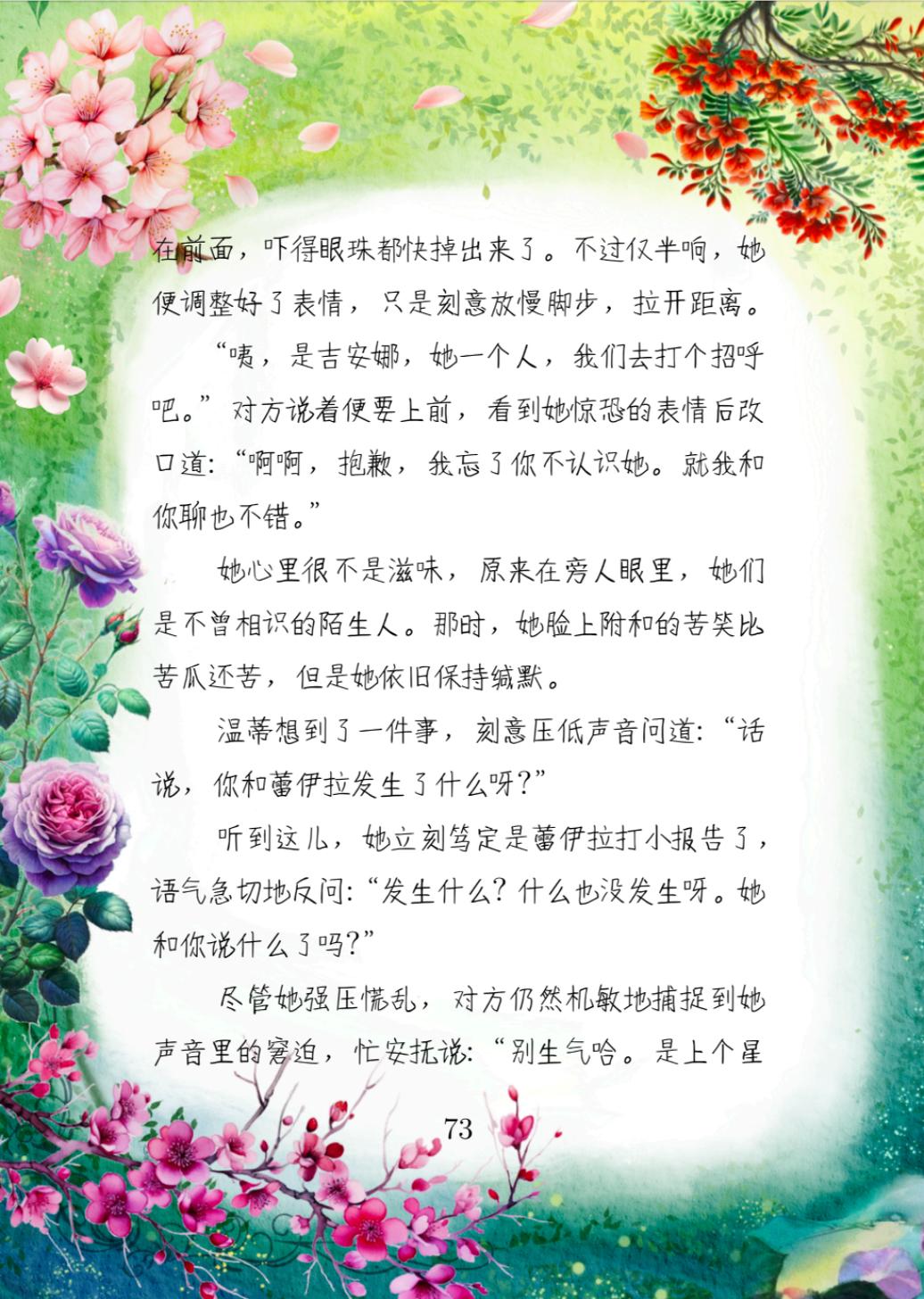
又过了一天，清晨下着雨，可到了下午，雨水悄然收敛，仅留下地上一片泥泞。偶阵雨结束，随之而来的，是天空中那道鲜艳靓丽的彩虹。让人感叹四月份的天气真是变幻莫测。温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一路上蹦蹦跳跳的，灵动得像只小兔子。她总是咧着嘴笑，给身边人带来无限活力。

萨波丽娜从身后追上来，向她投来羡慕的目光并夸奖道：“你真好，感觉任何人都愿意和你当朋友吧。”

她猛地扭头看向少女，察觉到有些不对劲。她拍拍脑袋，努力回想着什么。

“是怎么了吗？”说完，她歪着脑袋眨了眨眼睛。

少女正想回应，一个转弯，发现吉安娜就走



在前面，吓得眼珠都快掉出来了。不过仅半响，她便调整好了表情，只是刻意放慢脚步，拉开距离。

“喂，是吉安娜，她一个人，我们去打个招呼吧。”对方说着便要上前，看到她惊恐的表情后改口道：“啊啊，抱歉，我忘了你不认识她。就我和你聊也不错。”

她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原来在旁人眼里，她们是不曾相识的陌生人。那时，她脸上附和的苦笑比苦瓜还苦，但是她依旧保持缄默。

温蒂想到了一件事，刻意压低声音问道：“话说，你和蕾伊拉发生了什么呀？”

听到这儿，她立刻笃定是蕾伊拉打小报告了，语气急切地反问：“发生什么？什么也没发生呀。她和你说什么了吗？”

尽管她强压慌乱，对方仍然机敏地捕捉到她声音里的窘迫，忙安抚说：“别生气哈。是上个星



期二吧，我听到了你们俩对话。我发誓，我不是故意偷听的哦。你看起来怒气冲冲的，而且似乎很在意她那天是在和谁说话。”

“咦？”这样的答复在她的意料之外，她半信半疑地问：“难道真的是你吗？她本来是和你在一起？”

“是我呀！”温蒂爽快地回答，然后又甩了一下自己利落的短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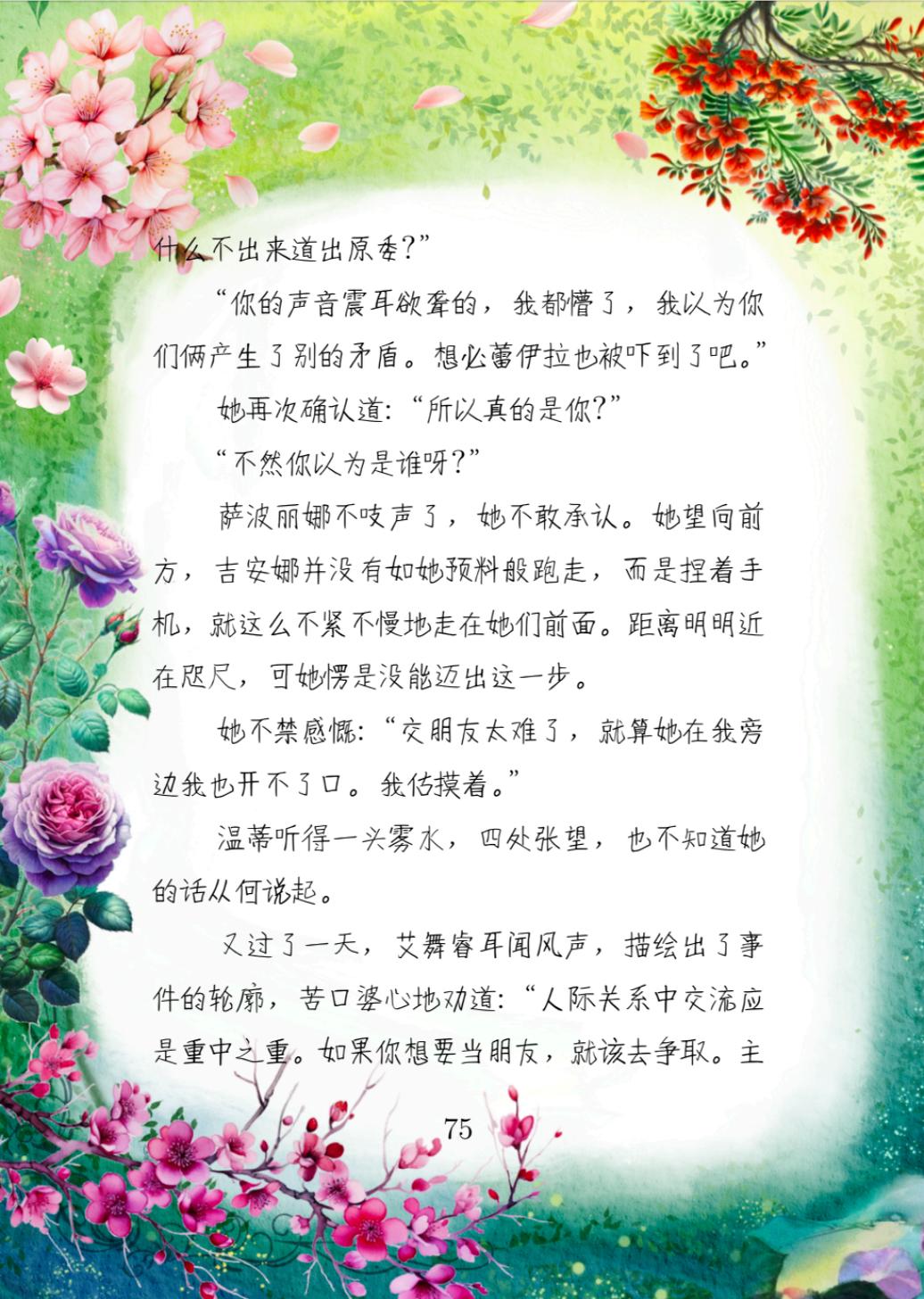
“可是你是短发耶。我明明看到那个人是过肩长发。”

“我们在排话剧，所以我戴着假发。”

到此，少女基本相信那人是温蒂，于是抛出最后一个疑点：“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为什么要躲我？”

“没躲你呀。那时有只猫跑了过去，我追着猫爬到了车底下。我只是想逗猫而已。”

“既然只是逗猫，我在那里那么久，你当时为



什么不出来道出原委？”

“你的声音震耳欲聋的，我都懵了，我以为你们俩产生了别的矛盾。想必蕾伊拉也被吓到了吧。”

她再次确认道：“所以真的是你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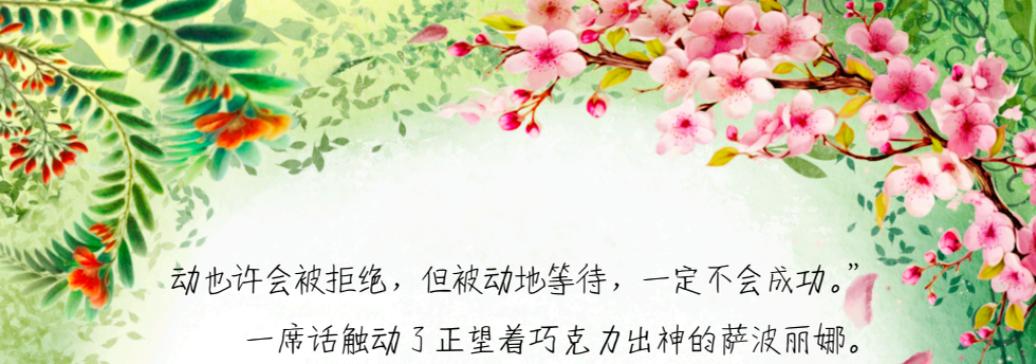
“不然你以为是谁呀？”

萨波丽娜不吱声了，她不敢承认。她望向远方，吉安娜并没有如她预料般跑走，而是捏着手机，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走在她们前面。距离明明近在咫尺，可她愣是没能迈出这一步。

她不禁感慨：“交朋友太难了，就算她在我旁边我也开不了口。我估摸着。”

温蒂听得一头雾水，四处张望，也不知道她的话从何说起。

又过了一天，艾舞睿耳闻风声，描绘出了事件的轮廓，苦口婆心地劝道：“人际关系中交流应是重中之重。如果你想要当朋友，就该去争取。主



动也许会被拒绝，但被动地等待，一定不会成功。”

一席话触动了正望着巧克力出神的萨波丽娜。她现在看到巧克力便会忆起那位送她巧克力的女孩，以及她们在漫天花雨下许的承诺。自从知道那个星期二是一场误会后，她逼着自己找机会靠近。她还想再努力一把，于是当她瞥见女孩离去的身影，手里拿起几包巧克力匆匆追去。谁知在转角和迪岚妮撞了个满怀，在对方的要求下，不得已赠送了一包巧克力。宽敞的人行道上，她的脚快速地运转着，好似一架永不停歇的马达。她怀揣着忐忑的心情，奋力追逐属于她心底的那束光。她被不知从哪冒出来的树枝绊倒，一个踉跄向前跌去。转瞬间，一只手拉住了她，才让她不至于摔得太重。她双膝触地停了下来，手里还握着那只手。她想要开口道谢。

“你还好嘛？”一个很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



她愣住了，顿时羞愧难当，头像是被重物压着抬不起来，脑海中涌入的血液让其逐渐空白。她颤抖着将手掌摊开，把巧克力递出去并趁机抛出一个邀约。

吉安娜收下巧克力，一点都不意外，嫣然一笑，然后答道：“嗯……下周黄金周，只要我有空就可以。我回去看一下日程。”

她缓缓抬起头，拍了自己一下以确定不是在做梦，然后问：“我什么时候会知道？”

“这个星期会给你答复的。”

少女点点头，心满意足地回家了。



次日午后的课堂上，吉安娜独坐在后排，脸色苍白如雪，眼神涣散。她侧脸靠在身边的墙上，右手紧紧按住自己的腹部，指尖泛白。每当肚子的疼痛袭来，她都会深吸一口气，然后缓缓呼出。老师的声音在她耳边回荡，她拼尽全力听课，但腹部



一阵阵的痉挛使她无法集中注意力。她害怕自己的疼痛会引起同学们的注意，让自己在这么多人面前出丑。

“你还好吗？希望能帮到你。”循声望去，一盒止痛药递了过来，是细心的萨波丽娜发现了异常，旁敲侧击地试探。

“谢谢。我没事，不过……”声音戛然而止，女孩疼得直不起腰杆。

看着眼前的女孩整个人摇摇欲坠，仍然强撑着微笑，少女欲言又止，连呼吸都显得有些沉重。不过当她递上止痛药的一刹那，两人的眼神交汇，已然达成一个默契。风轻轻地吹过窗帘，吹动着课室里的纸张轻轻飘动。明明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但她心中却愈发惴惴不安。

“所谓的‘幸运’，只不过是跌入一个小坑前被稍微提高下，为的是能顺利跌入一个更大更深



的托。在命运的齿轮面前，每个人只能坐以待毙。”  
这是名著《鼠族》中的一段话，持续萦绕在她的心  
头。